

T25 11/127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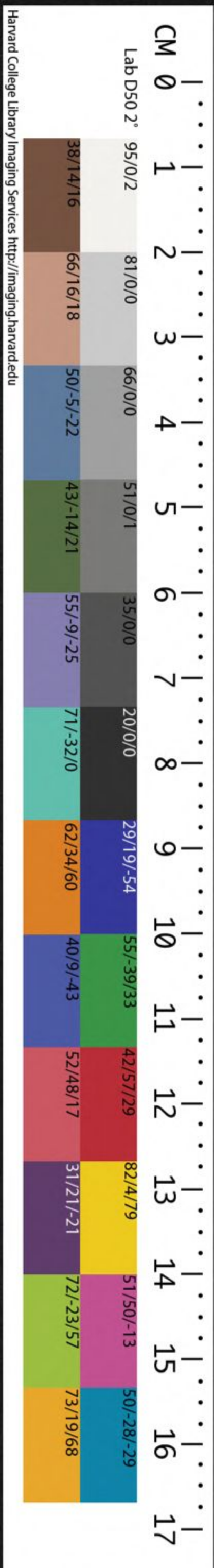
15

TH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OF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RDERED FROM

DEC - 2 1954

史記世八世九



宋徽宗皇帝第八

史記三十八

微子開者，宋之賢人也。紂之將敗，微子與比干、箕子俱被囚。紂見微子，欲殺之，微子諫曰：「君之天下，天之所與也。今天棄之，無道之極矣。君其早自悔，無乃及乎？」紂不聽。及至，紂曰：「我生不有命乎？」乃囚微子於羑里。微子作《易》六十四卦，以諷紂。紂既死，微子與箕子俱歸宋，微子受宋之爵，箕子受宋之職。

宋微子世家第八

史記三十八

小訂文庫

微子開者

商國曰微畿內國名子爵也為紂卿士○索隱曰按後書微子之命篇云命微子啓代殷後今此各開者避漢景帝諱也

殷帝乙之首子而紂之庶兄也

紂既立不明淫亂於政微子

數諫紂不聽及祖伊以周西伯昌之修德滅阮

徐廣曰阮音者○黎在上黨東北即今之黎亭阮國懼禍至以告紂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是何能為於是微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

自決乃問於太師少師

孔安國曰太師三公箕曰殷不有治政不治四方

治四方

孔安國曰言殷不有治也我祖遂陳於上

其功陳力紂沈湎於酒婦人是用亂敗湯德於下

馬融曰言湯遂於上出也紂沈湎於酒婦人是用亂敗湯德於下

小大好草竊姦宄

孔安國曰草野盜竊又為姦宄於內外

卿士師師非度

鄭玄曰獲得也羣臣皆

得之者言小民乃並與相為敵

各起其為敵讎言不和同

殷王若涉水無津涯

索隱曰尚書典作論篆字

今

今

今

今

變易其義亦殊 發遂喪越至于今 馬融曰越於也於今到矣 曰太師少師

呼告之 我其發出往 鄭玄曰發出也 索隱曰往尚書作狂蓋亦今文尚

書意 吾家保于喪 徐廣曰一云於是家保駟 今女無故告 王肅曰

求教誨也 子顛躋如之何其當如之何也 鄭玄曰其語助也齊

魯記曰何居 太師若曰王子夫篤下當亡殷國 孔安國曰微子帝

生紂為亂是下當也 鄭玄 乃母畏畏不用老長 孔安國曰上不畏

違矣 若老之今殷民乃陋淫神祇之祀 徐廣曰一云云今改民祇神

案馬融曰天曰神也曰祇 索隱曰 今誠得治國國治身死不恨

為死終不得治不如去遂亡箕子者 馬融曰箕子爵也紂親戚也 索

司馬彪曰箕子各胥餘馬融王肅以箕子為紂之諸父紂始為象

箸 近周禮六樽有犧箸著壺泰山箸樽者著地無足是也 劉氏音

用之 物並通為器 箕子歎曰彼為象箸必為玉楮為楮則必思

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 寶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 紂為

淫泆箕子諫不聽人或曰可以去矣 箕子曰為人臣諫不聽而去

是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 吾不忍為也 乃被髮佯狂而為奴 遂隱

而鼓琴以自悲 故傳之曰箕子操 風俗通義曰其道閉塞憂愁而

遭害困厄窮迫雖怨恨失意猶守禮 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

見箕子諫不聽而為奴 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牽乃

直言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 信有諸乎 乃遂殺王子

比干 刳視其心 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 故父有過子

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 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 於是太

師少師乃勸微子去 遂行 時比干已死而 周武王伐紂克殷 微子

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 肉袒面縛 索隱曰肉袒者袒而露肉也

劉氏云面即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於是武王乃釋微子

復其位如故 武王封紂子武庚 祿父以續殷祀 使管叔蔡叔傅相

之 武王既克殷 訪問箕子 武王曰於乎維天陰定下民相和其居

孔安國曰天不言而默定下民 我不知其常倫所序 孔安國曰言

以定民之常道 箕子對曰在昔鯀陞鴻水汨陳其五行 孔安國曰

也治水失道帝乃震怒不從鴻範九等常倫所斁徐廣曰一作釋
是也天以紘如言是乃震動其威怒不與魚則殛死禹乃嗣其
天道大法九類言王所問所由敗也魚則殛死禹乃嗣其
秋傳曰舜之誅也天乃錫禹鴻範九等常倫所序孔安國曰天
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于初一日五行二曰五事三曰八政
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
四曰五紀五曰皇極六曰三德七曰稽疑八曰庶徵九曰嚮用五
福畏用六極馬融曰言天所以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
金五曰土鄭玄曰此數本諸水曰潤下火曰炎上孔安國曰言其
木曰曲直孔安國曰木可金曰從革馬融曰金之性從土曰稼穡
稼穡之曰種之曰濶下作鹹孔安國曰所生炎上作苦孔安國曰
酸孔安國曰性從革作辛孔安國曰稼穡作甘孔安國曰
所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
貌曰發言當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馬融曰恭作肅從作治馬融曰
從所以明作智聰作謀孔安國曰睿作肅從作治馬融曰
無不通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馬融曰
朝觀八曰師鄭玄曰掌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馬
皇建其有極孔安國曰五曰歷數孔安國曰歷數節氣之皇極
馬融曰當欽是五福維時其庶民于女極馬融曰欽時五福用傳錫其庶民
心也錫女保極鄭玄曰又賜女九厥庶民母有淫朋人母有比德
維皇作極孔安國曰德惟天下皆大為中正也九厥庶民有猷有
為有守女則念之馬融曰執守當思念其行有所不合於中而不
于咎皇則受之不孔安國曰咎惡皆可行雖不合於中而而安而色曰
予所好德女則錫之福孔安國曰我女當安女顏色以謙下人時人
斯其維皇之極孔安國曰其惟大中之言可勉進也母侮鰥寡而
畏高明馬融曰高明顯寵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國其昌王
以政則國為之昌孔安國曰正當以善道接
之女不能使有好子而家時人斯其幸孔安國曰不能使人斯其幸

民五曰司徒孔安國曰司徒馬融曰司徒鄭玄曰司徒
朝觀八曰師鄭玄曰掌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馬
皇建其有極孔安國曰五曰歷數孔安國曰歷數節氣之皇極
馬融曰當欽是五福維時其庶民于女極馬融曰欽時五福用傳錫其庶民
心也錫女保極鄭玄曰又賜女九厥庶民母有淫朋人母有比德
維皇作極孔安國曰德惟天下皆大為中正也九厥庶民有猷有
為有守女則念之馬融曰執守當思念其行有所不合於中而不
于咎皇則受之不孔安國曰咎惡皆可行雖不合於中而而安而色曰
予所好德女則錫之福孔安國曰我女當安女顏色以謙下人時人
斯其維皇之極孔安國曰其惟大中之言可勉進也母侮鰥寡而
畏高明馬融曰高明顯寵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國其昌王
以政則國為之昌孔安國曰正當以善道接
之女不能使有好子而家時人斯其幸孔安國曰不能使人斯其幸

取罪而于其母好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鄭玄曰無好於女家

去也其動作為女用惡謂母偏母嬖母嬖王之道私好也母有作惡王之道母偏母黨

王道蕩蕩孔安國曰言開辟母黨母偏王道平平孔安國曰辨治也母反

母側王道正直馬融曰反及道會具有極鄭玄曰謂君也當會聚

歸其有極鄭玄曰謂臣也當就曰王極之傳言極行之用九厥庶民

言陳其是夷是訓于帝其順是教訓天下於天為順也

極之傳言陳其言於上極數是順是行王肅曰民納言於上而以

近天子之光王肅曰近猶益也順行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

王肅曰政教務中民善是用所三德一曰正直平康正直孔安國

剛克三曰柔克鄭玄曰克能剛克剛克剛克內友柔克孔安國曰

直治之疆不友剛克剛克剛克高明柔克馬融曰高明君維辟

柔能治之也索隱曰沈漸剛克謂賊臣亂子非一朝一夕之漸君

沈潛此字作漸其義當依馬注高明柔克子亦以德懷也維辟

作福維辟作威維辟玉食馬融曰辟君也王食美食不言王若

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忒孔安國曰在位不稽疑擇

建立卜筮人孔安國曰龜曰卜筮人而建立之乃命卜筮曰雨曰

濟曰涕尚書作圍○索隱曰涕音亦尚書作驛孔安國云氣曰霧

亦通徐氏所見本涕作漢家作被義通而字亦相連之狀也曰霧

凡七卜五占之用二衍其鄭玄曰卜五占之用謂用濟圍霧克也

名也雨考兆之體氣如雨然也濟者如用五易用二審此道者乃立

也色澤而光明也霧者氣不釋鬱真具也克者如後氣之色相犯

故言立時人為卜筮鄭玄曰立是能分別兆三人占則從二人之

言鄭玄曰從其多者著龜女則有大疑謀及女心謀及卿士謀及

庶人謀及卜筮孔安國曰先盡謀慮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

庶民從是之謂大同孔安國曰於吉而身其康強而子孫其逢吉孔安

動不違眾也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

從女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卿士逆吉

皆從多故為吉女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

內則吉境外則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凶則吉境外則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庶草繁無次序則災草木繁無至各以一極備凶一極亡凶

若昭則時雨順之曰治時湯若治則時暘順之曰聖時風若

時暘順之曰謀時寒若謀則時寒順之曰聖時風若

風順之曰咎徵惡孔安國曰君之行也曰狂常雨若

嗚若差則常暘順之曰舒常與若順之曰霧常風若

王責維歲職如歲兼四時也卿士維月所掌如月之有別

尹維日治其職如日之有歲月也歲月日時毋易各順常

用成治用明穀成君臣无易則政治明峻民用章家用平康

賢臣平用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治用昏不明峻民用微

用不寧庶民維星故聖民惟若星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

風畢星日月之行有冬有夏行冬夏各有常度月之從星則以風

雨孔安國曰日月經于箕則多風離于畢則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

曰康寧鄭玄曰康四曰攸好德者德福之道五曰考終命

各成其短長之命六極一曰凶短折未婚曰折未冠曰短

禁法也音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其後箕子朝周過故殷虛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之欲哭則

不可欲泣為其近婦人之性多涕泣也乃作麥秀之詩以歌詠之

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又依字讀油油者禾黍之苗光

免彼童童兮不與我好兮所謂校童者紂也殷民間之皆為流涕

杜預曰梁國蒙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代行政當國管蔡疑之乃

縣有箕子冢

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代行政當國管蔡疑之乃

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代行政當國管蔡疑之乃

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代行政當國管蔡疑之乃

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代行政當國管蔡疑之乃

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代行政當國管蔡疑之乃

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代行政當國管蔡疑之乃

武王崩成王少周公旦代行政當國管蔡疑之乃

與武夷作亂欲襲成王周公徐廣曰一云周公既承成王命誅武

夷殺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開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

申之國于宋世本曰宋微子故能仁賢乃代武庚故殷之餘民甚

戴愛之微子開卒立其弟衍是為微仲禮記曰微子舍其孫而

死立其弟衍殺禮也○索隱曰家語微子弟仲思名衍一名微子

微子為宋公雖迂爵易位而班級不過其故故以舊官為稱故二

微雖為宋公猶微至微仲卒子宋公稽立云未蓋故各之宋公稽

卒子丁公申立丁公申卒子湑公共立湑公共卒弟煬公熙立煬

公即位湑公子鮒祀弒煬公而自立徐廣曰鮒一作勤○索隱曰

公庶子也弒煬公欲立曰我當立是為厲公厲公卒子釐公舉立

釐公十七年周厲王出奔虢二十八年釐公卒子惠公闚立呂忱

音古惠公四年周宣王即位三十年惠公卒子哀公立哀公元年

卒子戴公立戴公二十九年周幽王為犬戎所殺秦始列為諸侯

三十四年戴公卒子武公司空立武公生女為魯惠公夫人魯

桓公十八年武公卒子宣公力立宣公有太子與夷十九年宣公

病讓其弟和曰父死子繼兄死弟及天下通義也我其立和和亦

三讓而受之宣公卒弟和立是為穆公穆公九年病召大司馬孔

父謂曰先君宣公舍太子與夷而立我我不敢忘我死必立與夷

也孔父曰羣臣皆願立公子馮穆公曰毋立馮吾不可以負宣公

於是穆公使馮出居于鄭八月庚辰穆公卒兄宣公子與夷立是

為殤公君子聞之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其弟以成義然卒其

子復享之殤公元年衛公子州吁弒其君完自立欲得諸侯使告

於宋曰馮在鄭必為亂可與我伐之宋許之與伐鄭至東門而還

二年鄭伐宋以報東門之役其後諸侯數來侵伐九年大司馬孔

父嘉妻好出道遇大宰華督服虔曰戴督說目而觀之服虔曰目

不轉督利孔父妻乃使人宣言國中曰殤公即位十年耳而十一

也賈逵曰一戰伐鄭圍其東門二戰取其未三戰取郊田四戰和

戰鄭伐宋入其郭五戰伐鄭圍長溝六戰鄭以王命伐宋七戰督

戰鄭入宋十一戰鄭伯以魏師大敗宋民苦不堪皆孔父為之

我且殺孔父以寧民是歲魯弒其君隱公十年華督攻殺孔父取

其妻殤公怒遂弑殤公而迎穆公子馮於鄭而立之是為莊公莊
公元年華督為相九年執鄭之祭仲要以立突為鄭君祭仲許竟
立突十九年莊公卒子湣公捷立湣公七年齊桓公即位九年宋
水魯使臧文仲往弔水賈逵曰問湣公自罪曰寡人以不能事鬼
神政不脩故水臧文仲善此言此言乃公子子魚教湣公也十年
夏宋伐魯戰於乘丘徐廣曰乘一作接魯生虜宋南宮萬賈逵曰南
宮宋知宋人請萬萬歸宋十一年秋湣公與南宮萬微因博爭行
湣公怒辱之曰始吾敬若今若魯虜也萬有力病此言遂以局殺
湣公于蒙澤賈逵曰蒙澤宋澤名也杜大夫仇牧聞之以兵造公
門萬搏牧齒著門闔死何休曰因殺太宰華督乃更立公子游
為君諸公子奔蕭公子禦說齊亳服虔曰蕭亳宋邑也杜預曰今
也萬弟南宮牛將兵圍亳冬蕭及宋之諸公子共擊殺南宮牛弑
宋新君游而立湣公弟禦說為相公宋萬奔陳宋人請以賂陳
陳人使婦人飲之醇酒服虔曰宋萬多力勇不可執故先以革裹

之歸宋左傳曰以宋人醢萬也服虔曰桓公二年諸侯伐宋至郊
而去三年齊桓公始霸二十三年迎衛公子燬於齊立之是為衛
文公文公女弟為桓公夫人秦穆公即位三十年桓公病太子茲
甫讓其庶兄目夷為嗣桓公義太子意竟不聽三十一年春桓公
卒太子茲甫立是為襄公以其庶兄目夷為相未葬而齊桓公會
諸侯于葵丘襄公往會襄公七年宋地實星如雨與雨借下左傳
石于宋五六鵠退蜚公羊傳曰視之則六祭之則鵠徐祭之則退
隕星也六鵠退蜚宋都是當宋襄公之時訪內史叔與曰吉凶
焉在對曰君將得諸侯而不終也然莊七年傳又云桓星不見夜
中星實如雨與雨借也是與雨借下白在別年下與實石退隕之
事同此史以實石為實星遂連恒星不見之時與雨借為文故與
左傳小風疾也賈逵曰風起於遠至宋都八年齊桓公卒宋欲為
盟會十二年春宋襄公為鹿上之盟杜預曰鹿上宋地汝陰有原
其地在楚傳二十一年宋人楚人齊人盟于鹿上是也然襄公求
諸侯於楚楚絕許之計未合至汝陰鹿上今齊陰乘氏縣北有鹿
城蓋此以求諸侯於楚楚人許之公子目夷諫曰小國爭盟禍也
不聽秋諸侯會宋公盟于孟杜預曰孟宋地日夷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

甚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襄公以伐宋冬會于亳以釋宋公子魚
曰禍猶未也十三年夏宋伐鄭子魚曰禍在此矣秋楚伐宋以救
鄭襄公將戰子魚諫曰天之棄商久矣不可冬十一月襄公與楚
成王戰于泓穀梁傳曰戰于泓水之上楚人未濟目夷曰彼眾我寡及其未濟
擊之公不聽已濟未陳又曰可擊公曰待其已陳陳成宋人擊之
宋師大敗襄公傷股國人皆怨公公曰君子不困人於阨不鼓不
成列何休曰軍法以鼓戰以金止子魚曰兵以勝為功何常言與
尚廣記與一云必如公言即奴事之耳又何戰為楚成王已救鄭鄭
享之去而取鄭二姬以歸索隱曰謂鄭大夫芒氏姜叔贍曰成
王無禮其不沒乎為禮卒於無別有以知其不遂霸也是年晉公
子重耳過宋襄公以傷於楚欲得晉接厚禮重耳以馬二十乘
曰八十四年夏襄公病傷於泓而竟卒索隱曰春秋利戰于泓在
襄公卒在十四年今此文以重耳過與傷泓共歲故云是年又
重耳過與宋襄公卒共是一歲則不合更云十四年是進退俱不
合於左氏蓋太子成公王臣立成公元年晉文公即位三年倍楚
史公之說耳

盟親晉以有德於文公也四年楚成王伐宋宋告急於晉五年
文公救宋楚兵去九年晉文公卒十一年楚太子商臣弒其父成
王代立十六年秦穆公卒十七年成公卒成公弟禦殺太子交代大
司馬公孫固而自立為君宋人共殺君禦而立成公少子杵臼是
為昭公昭公四年宋敗長翟緣斯於長丘魯世家云宋武公之出
時未詳○索隱曰春秋文公十一年魯敗翟于鹹獲長狄緣斯於
長丘齊系家惠公二年長翟來王于城父攻殺之此並取左傳之
說散於諸國系家今考其年歲亦頗相協而魯系家云武公此云
昭公蓋比昭公為武然前代雖已有立公此杵臼當亦謚武也若
杵不杰豈下五代公子七年楚莊王即位九年昭公無道國人不
特為君又台謚昭乎
附昭公弟鮑革徐廣曰一賢而下士先襄公夫人欲通於公子鮑
不可服虔曰襄公夫人周襄王之乃助之施於國因大夫華元為
右師昭公出獵夫人王姬使衛伯攻殺昭公杵臼弟鮑革立是為
文公文公元年晉率諸侯伐宋責以弒君聞文公定立乃去二年
昭公子因文公母弟須與武縵戴莊桓之族為亂文公盡誅之出
武縵之族賈逵曰四年春鄭命楚伐宋宋使華元將鄭敗宋囚革

元華元之將戰殺羊以食士其御羊羹不及羊羹也故怨馳入

鄭軍故宋師敗得囚華元宋以兵車百乘文馬四百疋賈逵曰文

書曰文馬賈逵曰文馬也 賈逵曰文馬也 賈逵曰文馬也

降楚楚復釋之十六年楚使過宋宋有前仇執楚使九月楚莊王

圍宋十七年楚以圍宋五月不解宋城中急無食華元乃夜私見

楚將子友子反告莊王王問城中何如曰析骨而炊何林曰析易

子而食莊王曰誠哉言我軍亦有二日糧以信故遂罷兵去二十

二年文公卒子共公瑕立始厚葬君子譏華元不臣矣共公元年

華元善楚將子重又善晉將欒書兩盟晉楚十三年共公卒華元

為右師魚石為左師司馬唐山攻殺太子肥欲殺華元華元犇晉

魚石止之至河乃還皇覽曰華元家在誅唐山乃立共公少子成

是為平公左傳曰魚石平公三年楚共王拔宋之彭城以封宋左師

魚石四年諸侯共誅魚石而歸彭城於宋二十五年楚公子圍弑

其君自立為靈王四十四年平公卒子元公佐立元公三年楚公子棄疾弑靈王

四十四年平公卒子元公佐立元公三年楚公子棄疾弑靈王

立為平王八年宋火十年元公母信詐殺諸公子大夫華向氏作

亂楚平王太子建來犇見諸華氏相攻亂建去如鄭十五年元公

為魯昭公避季氏居外為之求入魯行道卒子景公頭曼立景公

十六年魯陽虎來犇已復去二十五年孔子過宋宋司馬桓魋惡

之欲殺孔子孔子微服去三十年曹倍宋又倍晉宋伐曹晉不救

遂滅曹有之三十六年齊田常弑簡公三十七年楚惠王滅陳蔡

感守心心宋之分野也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景公曰

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景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景公曰

歲飢民困吾誰為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災感宜

有動於是候之果徙三度六十四年景公卒宋公子特攻殺太子

而自立是為昭公昭公元公之曾庶孫也昭公父公孫糾糾父公

子端秦徐廣曰端音端秦即元公少子也景公殺昭公父糾故昭公怨

殺太子而自立昭公四十七年卒子悼公購由立年表云四悼公

八年卒子休公田立休公田二十三年卒子辟公辟兵立後廣曰

公辟公三年卒子剔成立年表云剔成君也剔成四十年自立為王東敗

襲剔成剔成敗齊偃自立為宋君君偃十一年自立為王東敗

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與齊魏為敵國盛血

以韋囊縣而射之命曰射天淫於酒婦人羣臣諫者輒射之於是

諸侯皆曰桀宋宋其復為紂所為不可不誅告齊伐宋王偃立四

十七年齊潛王與魏楚伐宋殺王偃遂滅宋而三分其地表云偃

立四十年

太史公曰孔子稱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殷有三仁

焉何晏曰仁者愛人三人行異而同稱仁者何也以其俱在憂亂

寧民夏侯玄曰微子仁之窮也箕子比干志之窮也故或盡材

而止或盡心而留皆其極也致極斯君子春秋譏宋之亂自宣公

廢太子而立弟駟案公羊傳曰君子大君國以不寧者十世襄公

之時修仁行義欲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

殷所以興駟案詩商頌章句亦美襄公襄公既敗於泓而君子或以為

多駟案公羊傳曰君子大其不敵不成列臨六事而不傷中國

禮義褒之也宋襄之有禮讓也

索隱述贊曰殷有三仁微箕紂親一囚一去不顧其身頌美有

客書稱作賓卒傳家嗣或叙穆倫微仲之後世載忠勤穆亦能

讓實為知人傷泓之役有君無臣偃號桀宋天之亡殷

宋微子世家第八

曲沃矣末大於本而得民心不亂何待七年晉大臣潘父弑其君

昭侯而迎曲沃桓叔桓叔欲入晉晉人發兵攻桓叔桓叔敗還歸

曲沃晉人共立昭侯子平為君是為孝侯誅潘父孝侯八年曲沃

桓叔卒子繹代桓叔是為曲沃莊伯○索隱曰繹音時戰友又音善又音陸孝侯十

五年曲沃莊伯弑其君晉孝侯于翼晉人攻曲沃莊伯莊伯復入

曲沃晉人復立孝侯子郟為君是為鄂侯○索隱曰系本作郟而本亦作郟鄂侯

二年魯隱公初立鄂侯六年卒曲沃莊伯聞晉鄂侯卒乃興兵伐

晉周平王使虢公將兵伐曲沃莊伯莊伯走保曲沃晉人共立鄂

侯子光是為哀侯哀侯二年曲沃莊伯卒子稱代莊伯立是為曲

沃武公哀侯六年魯弑其君隱公哀侯八年晉侵陘廷賈逵曰翼南郟邑名

陘廷與曲沃武公謀九年伐晉于汾旁虜哀侯晉人乃立哀侯子

小子為君是為小子侯禮記曰天子未除喪曰余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鄭玄曰晉有小子侯是取之天子

小子元年曲沃武公使韓萬殺虜晉哀侯賈逵曰韓萬曲沃桓叔之子莊伯弟曲

沃益疆晉無如之何晉小子之四年曲沃武公誘召晉小子殺之

周相王使虢仲伐曲沃武公武公入于曲沃乃立晉哀侯弟緡為
 晉侯晉侯緡四年宋執鄭祭仲而立突為鄭君晉侯十九年齊人
 管至父弑其君襄公晉侯二十八年齊相公始霸曲沃武公伐晉
 侯緡滅之盡其寶器賂獻于周釐王釐王命曲沃武公為晉君列
 為諸侯於是盡併晉地而有之曲沃武公已即位三十七年矣更
 號曰晉武公晉武公始都晉國前即位曲沃通年三十八年武公
 稱者先晉穆侯曾孫也索隱曰晉有兩曲沃相叔孫也相叔者
 始封曲沃武公莊伯子也自相叔初封曲沃以至武公滅晉也凡
 六十七歲而卒代晉為諸侯武公代晉二歲卒與曲沃通年即位
 凡三十九年而卒子獻公詭諸立獻公元年周惠王弟頹攻惠王
 惠王出奔居鄭之櫟邑索隱曰櫟鄭邑今河南陽翟五年伐驪
 戎得驪姬韋昭曰西戎之驪姬弟俱愛幸之八年士為說公
 大夫曰故晉之羣公子多不誅亂且起乃使盡殺諸公子而城聚
 都之謂晉邑命曰絳始都絳索隱曰春秋莊二十六年傳士為

曲沃曰終水九年晉羣公子既亡奔虢虢以其故再伐晉弗克十年
 晉欲伐虢士為曰且待其亂十二年驪姬生奚齊獻公有意廢太
 子乃曰曲沃吾先祖宗廟所在而蒲邊秦屈邊翟韋昭曰蒲今蒲
平陽東杜預曰蒲今平陽不使諸子居之我懼焉於是使太子申生居曲
 沃公子重耳居蒲公子夷吾居屈獻公與驪姬子奚齊居絳晉國
 以比知太子木立也太子申生其母齊桓公女也曰齊姜早死申
 生同母女弟為秦穆公夫人重耳母翟之狐氏女也夷吾母重耳
 母女弟也獻公子八人而太子申生重耳夷吾皆有賢行及得驪
 姬乃遠此三子十六年晉獻公作二軍左傳曰王使虢公命曲沃
 二公將上軍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畢萬為右伐滅霍滅魏
 滅耿服虔曰三國皆姬姓魏在晉之蒲坂河東也杜預曰平陽
魏縣東南有耿鄉永安縣東北有霍太山也索隱曰按亦
魏縣古魏國地記亦以為然服虔云在蒲坂非也地記又曰安氏
 是故取國也還為太子城曲沃賜趙夙賜畢萬魏以為大夫
 士為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服虔曰邑有先而位以卿賈逵

將軍下先為之極服虔曰言其極又安得立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

長太伯不亦可乎王肅曰太伯知天命猶有令名王肅曰難去猶

其坐而太子不從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賈逵曰卜偃晉萬盈數

也魏大名也服虔曰魏從一以是始賞天開之矣服虔曰

眾杜預曰魏從一天子曰兆民諸侯曰萬民今命之大以從盈數其必有

變比中初九辛廖占之曰吉賈逵曰辛廖晉大夫屯固比入吉孰大焉

也比中初九其後必蕃昌十七年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

賈逵曰東山里克諫獻公賈逵曰里克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

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服虔曰故曰冢子君行則守有守則從

服虔曰有代太從曰撫軍服虔曰助君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率

師專行謀也杜預曰率師者誓軍旅杜預曰君與國政之所圖也

改賈逵曰國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已杜預曰命則不威

專命則不孝故君之歸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杜預曰太子統

率師不威將安用之杜預曰專命則不孝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

太子誰立里克不對而退見太子太子曰吾其廢乎里克曰太子

勉之教以軍旅賈逵曰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毋懼不

得立服虔曰不脩已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太子帥師公依之偏衣

子佩之金玦服虔曰以金為玦也里克謝病不從太子太子遂伐

東山十九年獻公曰始吾先君莊伯武公之誅晉亂而虢常助晉

伐我又匿晉亡公子果為亂弗誅後遺子孫憂乃使荀息以屈產

之乘何休曰屈產出名假道於虞虞假道遂伐虢賈逵曰虞在晉

取其下陽以歸服虔曰下陽虢邑在大陽東北

姬曰吾欲廢太子以奚齊代之驪姬泣曰太子之立諸侯皆已知

之而數將兵百姓附之奈何以賤妾之故廢適立庶君必行之妾

自殺也驪姬詳譽太子而陰令人譖惡太子而欲立其子二十一

年驪姬謂太子曰君愛見齊姜太子東祭曲沃服虔曰齊在歸蓋於

君太子於是祭其母齊姜於曲沃上其薦胙於獻公獻公時出獵
置胙於宮中驪姬使人置毒藥胙中居二日○索隱曰獻公從獵

來還宰人上胙獻公獻公欲饗之驪姬從傍止之曰胙所從來遠
宜試之祭地地墳○韋昭曰將欲先祭與犬犬死與小臣小臣死○陰事今關士也驪姬泣曰太子何忍也其父而欲弑代之况他人

乎且君老矣且暮之人曾不能待而欲弑之謂獻公曰太子所以
然者不過以妾及奚齊之故妾願子母辟之他國若早自殺母徒

使母子為太子所魚肉也始君欲發之妾猶恨之至於今妾殊自
失於此○索隱曰太子之行如此妾前見君太子聞之奔新城○韋昭曰

乃驪姬也太子何不自辟明之太子曰吾君老矣非驪姬寢不安
食不甘即辭之君且怒之不可或謂太子曰可奔他國太子曰被

此惡名以出人誰內我我自殺耳十二月戊申申生自殺於新城
○索隱曰國語云申生乃葬於新城此時重耳夷吾來朝人或告驪姬曰二公子

二子聞之恐重耳走蒲夷吾走屈保其城自備守初獻公使士為

為二公子築蒲屈城弗就夷吾以告公公怒士為士為謝曰邊城

少寇安用之退而歌曰狐裘蒙茸一國三公吾誰適從○服虔曰言亂

年獻公怒二子不辭而去果有謀矣乃使兵伐蒲蒲人之宦者勃

鞮命重耳促自殺重耳踰垣宦者追斬其衣袂○服虔曰重耳遂奔

翟使人伐屈屈城守不可下是歲也晉復假道於虞以伐虢虞之

大夫宮之奇諫虞君曰晉不可假道也是且滅虞虞君曰晉我同

姓不宜伐我宮之奇曰太伯虞仲太王之子也太伯亡去是以不
嗣虢仲虢叔王季之子也為文王卿士其記勲在王室藏於明府
○社預曰盟府將虢是滅何愛于虞且虞之親能親於栢莊之族乎
○同盟之官也栢莊之族何罪盡滅之虞之與虢唇亡則齒寒虞公不
聽遂許晉宮之奇與其族去虞其冬晉滅虢虢公醜奔周○韋昭曰

在河內溫縣郭東水南大還龍滅虜虜公及其大夫并伯百

里奚以勝秦穆姬杜預曰穆姬獻公女而修虞祀服虔曰虞祀也荀

息牽曩所遺虞屈產之乘馬奉之獻公獻公笑曰馬則吾馬齒亦

老矣公羊傳曰蓋戲之也何休曰二十三年獻公遂發賈華等伐

屈賈逵曰賈華屈潰夷吾將奔翟襄芮曰不可韋昭曰襄重耳已

在矣今往晉必移兵伐翟翟畏晉禍且及不如走梁梁近於秦秦

疆吾君百歲後可以求入焉遂奔梁二十五年晉伐翟翟以重耳

故亦擊晉於齧桑左傳作采桑服虔曰翟地○索隱曰裴氏云左

津是晉境服虔云翟地亦頗相近然字作齧桑蓋齧桑衛地恐非也晉兵解而去當此時晉疆西有

河西與秦接境北邊翟東至河內○索隱曰河內驪姬弟生悼子

○索隱曰左傳作卓子音卑角反弟女弟也二十六年夏齊相公大會諸侯於葵丘晉

獻公病行後未至逢周之宰孔宰孔曰齊桓公益驕不務德而務

遠略諸侯弗平君弟毋會○索隱曰母如晉何獻公亦病復還歸

病甚乃謂荀息曰吾以奚齊為後也少諸大臣不服恐亂起子能

立之乎荀息曰能獻公曰何以為○索隱曰對曰使死者復生生者不慙

為之驗○索隱曰謂荀息受公命而立奚齊雖復身死不背生時

慙也○索隱曰謂死者復生也言在者見荀息不肯君命而死不

里克邴鄭欲內重耳以三公子之徒作亂○索隱曰仲鄭晉大夫三

謂荀息曰三怨將起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吾不可負先君

言十月里克殺奚齊于喪次獻公未葬也荀息將死之或曰不如

立奚齊弟悼子而傳之荀息立悼子而葬獻公十一月里克弑悼

子于朝列女傳曰荀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珪之玷猶可磨

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杜預曰詩大雅言此言其荀息之謂乎不

負其言初獻公將伐驪戎卜曰齒牙為禍○索隱曰齒牙謂此端左

言之為害也及破驪戎獲驪姬愛之竟以亂晉里克等已殺奚齊

悼子使人迎公子重耳於翟欲立之重耳謝曰負父之命出奔父

死不得脩人子之禮侍喪重耳何敢入大夫其更立他子還報里

克里克使迎夷吾於梁夷吾欲往呂省欲為曰內猶有公子可立

者而外求難信計非之秦輔疆國之威以入恐危乃使卻芮厚賂
秦約曰即得入請以晉河西之地與秦乃遣里克書曰誠得立請
遂封子於汾陽之邑賈逵曰汾水名汾陽晉地也○索隱曰國蓋
云命里克汾陽之田百萬命丕鄭以負蔡之
田七十萬今此秦穆公乃發兵送夷吾於晉齊桓公聞晉內亂亦
率諸侯如晉秦兵與夷吾亦至晉齊乃使隰朋會秦俱入夷吾立
為晉君是為惠公齊桓公至晉之高梁而還歸惠公夷吾元年使
丕鄭謝秦曰始夷吾以河西地許君今幸得入立大臣曰地者先
君之地君亡在外何以得擅許秦者寡人爭之弗能得故謝秦亦
不與里克汾陽邑而奪之權四月周襄王使周公忌父賈逵曰會
周御士齊秦大大共禮晉惠公惠公以重耳在外畏里克為變賜里克死
謂曰欲里子寡人不得立雖然子亦殺二君一大夫服虔曰奚齊
悼子荀息也為子君者不亦難乎里克對曰不有所廢君何以興欲誅之其無
辭乎乃言為此臣聞命矣遂伏劍而死於是丕鄭使謝秦未還故
不及難晉君改葬恭太子申生韋昭曰獻公時申生
葬不如禮故致葬之秋狐突之下

國服虔曰晉所滅國以為下邑一日曲沃遇申生申生與載而告
之杜預曰忽如夢而相見狐突
本為申生御故復使登車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服虔曰
帝天請罰將以晉與秦秦將祀余狐突對曰臣聞神不食非其宗君其
祀母乃絕乎君其圖之申生曰諾吾將復請帝後十日左傳曰新
七日新
城西偏將有丕者見我焉杜預曰將許之遂不見
杜預曰狐突許
其言申生之象
效及期而往復見申生告之曰帝許罰有罪矣弊於韓賈逵曰弊
敗也韓晉
韓兒乃謹曰恭太子更葬矣○索隱曰更改葬後十四年晉亦不昌
昌乃在兄丕鄭使秦聞里克誅乃說秦繆公曰呂省卻穡異芮實
為不從杜預曰三子晉大夫不從不與秦
賈逵曰索隱曰呂省左傳作呂甥若重賂與謀出晉君入
重耳事必就秦繆公許之使人與歸報晉厚賂三子三子曰弊厚
言甘此必丕鄭賣我於秦遂殺丕鄭及里克丕鄭之黨七輿大夫
韋昭曰七輿申生下軍之衆大夫
也杜預曰侯伯七命副車七乘丕鄭子豹奔秦言伐晉繆公弗
聽惠公之立倍秦地及里克誅七輿大夫國人附二年周使召
公過韋昭曰召武禮晉惠公惠公禮倨也○索隱曰謂受玉情
公為王卿士召公

譏之四年晉饑乞糴於秦繆公問百里奚秦大夫曰百里奚曰天菑

流行國家代有救菑恤鄰國之道也與之邛鄭子豹曰伐之繆公

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卒與粟自雍屬絳五年秦饑請糴於晉晉

君謀之慶鄭曰杜預曰慶鄭晉大夫以秦得立已而倍其地約晉饑而秦實

我今秦饑請糴與之何疑而謀之虢射曰服虔曰虢射惠公舅往年天以晉

賜秦秦弗知取而貸我今天以秦賜晉晉其可以逆天乎遂伐之

惠公用虢射謀不與秦粟而發兵且伐秦秦大怒亦發兵伐晉六

年秦穆公將兵伐晉晉惠公謂慶鄭曰秦師深矣韋昭曰深入

重奈何鄭曰秦內君君倍其賂晉饑秦輸粟秦饑而晉倍之乃欲

因其饑伐之其深不亦宜乎晉卜御右慶鄭皆吉公曰鄭不孫服虔曰

曰孫乃更令步陽御戎家僕徒為右服虔曰二子進兵九月壬戌

秦穆公晉惠公合戰韓原索隱曰在馬胡夏陽北惠公馬驚不

行謂馬重而陷之於泥秦兵至公窘召慶鄭為御鄭曰不用卜

敗不亦當乎遂去更令梁繇靡御虢射為右輅秦穆公迎也服虔曰輅

服虔曰輅音五務反繆公壯士冒敗晉軍晉軍敗遂失秦繆公反獲

晉公以歸秦將以祀上帝晉君姊為繆公夫人衰經涕泣公曰得

晉侯將以為樂今乃如此且吾聞箕子見唐叔之初封曰其後必

當大矣晉庸可滅乎乃與晉侯盟王城杜預曰馬胡臨而許之歸

晉侯亦使呂省等報國人口孤雖得歸毋面目見社稷卜曰立子

圉晉人聞之皆哭秦繆公問呂省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懼失

君亡親不憚立子圉曰必報讎寧事戎狄其君子則愛君而知罪

以待秦命曰必報德有此二故不和於是秦繆公更舍晉惠公餽

之七年十一月歸晉侯晉侯至國誅慶鄭修政教謀曰重耳在外

諸族多利內之欲使人殺重耳於狄重耳聞之如齊八年使太子

圉質秦初惠公亡在梁梁伯以其女妻之生一男一女梁伯卜之

男為人臣女為人妾故名男為圉女為妾服虔曰圉人掌養馬

年秦滅梁梁伯好土功治城溝溝壟也韋昭曰壟壟也民力罷怨其衆數相驚曰

秦寇至民恐或秦竟滅之十二年晉惠公病內有數子太子圉曰

吾母家在梁梁今秦滅之我外輕於秦而內無援於國君即不起
病大夫輕更立他公子乃謀與其妻俱亡歸秦文曰子一國太子
辱在此秦使婢子侍服度曰曲禮曰世婦以下自以固子之心子
亡矣我不從子亦不敢言子圍遂亡歸晉十四年九月惠公卒太
子圍立是為懷公子圍之亡秦怨之乃求公子重耳欲內之子圍
之立畏秦之伐也乃令國中諸從重耳亡者與期期盡不到者盡
滅其家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肯召懷公怒囚狐突突
曰臣子事重耳有年數矣今召之是教之反君也何以教之懷公
卒殺狐突秦繆公乃發兵送內重耳使人告欒卻之黨為內應殺
懷公於高粱入重耳重耳立是為文公晉文公重耳晉獻公之子
也自少好士年十七有賢士五人曰趙衰狐偃咎犯文公舅也賈
佗先軫魏武子自獻公為太子時重耳固已成人矣獻公即位重
耳年二十一獻公十三年以驪姬故重耳備蒲城守秦獻公二十
一年獻公殺太子申生驪姬讒之恐不辭獻公而守蒲城獻公二

十一年獻公使宦者履鞮趣殺重耳○索隱曰履鞮即左傳重耳
踰垣宦者逐斬其衣袂重耳遂奔狄狄其母國也是時重耳年四
十三從此五士其餘不名者數十人至狄狄伐咎如賈逵曰赤狄
索隱曰咎音高鞮諷本得二女以長女妻重耳生伯儵叔劉以少
女妻趙衰生盾○索隱曰左傳云伐齊咎如獲其二女以叔隗妻
作困如又云或作因趙衰生盾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劉則叔隗長而
得嗣也乃居狄五歲而晉獻公卒里克已殺奚齊悼子乃使人迎
欲立重耳重耳畏殺因固謝不敢入已而晉更迎其弟夷吾立之
是為惠公惠公七年畏重耳乃使宦者履鞮與壯士欲殺重耳重
耳聞之乃謀趙衰等曰始吾奔狄非以為可用興○索隱曰興起
也故也以近易通故且休足休足久矣固願徙之大國夫齊桓公
好善志在霸王收恤諸侯今聞管仲隰朋死此亦欲得賢佐盍往
乎於是遂行重耳謂其妻曰待我二十五年不來乃嫁其妻矣曰
犁二十五年○索隱曰吾家上柏大矣雖然妾待子重耳居狄凡
十二年而去過衛衛文公不禮去過五鹿賈逵曰衛地杜預曰今

平陽元城縣飢而從野人乞食野人盛土器中進之重耳怒趙衰
曰士者有士也君其拜受之至齊齊相公厚禮而以宗女妻之有
馬二十乘重耳安之重耳至齊一歲而相公卒會魯方等為內亂
齊孝公之立諸侯兵數至留齊凡五歲重耳愛齊女母去心趙衰
咎犯乃於桑下謀行齊女侍者在桑上聞之以告其主其主乃殺
侍者服虔曰懼孝公怒故殺之以滅口勸重耳趣行重耳曰人生安樂孰知其他
必死於此徐廣曰一云人生世必死於此不能去齊女曰子一國公子窮而來
此數士者以子為命子不疾及國報勞臣而懷女德竊為子羞之
且不求何時得功乃與趙衰等謀醉重耳載以行行遠而覺重耳
大怒引戈欲殺咎犯咎犯曰殺臣成子偃之願也重耳曰事不成
我食舅氏之肉咎犯曰事不成犯肉腥臊何足食乃止遂行過曹
曹共公不禮欲觀重耳駢脇曹大夫釐負羈曰晉公子賢又同姓
窮來過我奈何不禮共公不從其謀負羈乃為遺里耳食置璧其
下重耳受其食還其璧去過宋宋襄公新困兵於楚傷於泓聞重

耳賢乃以國禮禮於重耳○索隱曰少國君之禮禮之也宋司馬公孫固善於
犯曰宋小國新困不足以求入更之大國乃去過鄭鄭文公弗禮
鄭叔瞻諫其君曰晉公子賢而其從者皆國相且又同姓鄭之出
自厲王而晉之出自武王鄭君曰諸侯亡公子過此者衆安可盡
禮叔瞻曰君不禮不如殺之且後為國患鄭君不聽重耳去之楚
楚成王以適諸侯禮待之○索隱曰適音敵重耳謝不敢當趙衰曰子亡
在外十餘年小國輕子况大國乎今楚大國而固遇子子其母讓
此天開子也遂以客禮見之成王厚遇重耳重耳甚卑成王曰子
即反國何以報寡人重耳曰羽毛齒角玉帛君王所餘未知所以
報王曰雖然何以報不殺重耳曰即不得已與君王以兵車會平
原廣澤請辟王三舍○賈逵曰司馬法從遜不楚將子玉怒曰王遇
晉公子至厚今重耳言不孫請殺之成王曰晉公子賢而困於外
久從者皆國器此天所置庸可殺乎且言何以易之○索隱曰子玉請殺重耳
楚成王不許言人之地居楚數月而晉太子圉亡秦秦怨之聞重耳

在楚乃召之成王曰楚遠更數國乃至晉秦晉接境秦君賢子其
勉行厚送重耳重耳至秦繆公以宗女五人妻重耳故子圉妻與
往重耳不欲受司空季子服虔曰晉也曰其國且伐况其故妻乎
且受以結秦親而求入子乃拘小禮志大醜乎遂受繆公大歡與
重耳飲趙衰歌黍苗詩韋昭曰詩云芄芄繆公曰知子欲急反國
矣趙衰與重耳下再拜曰孤臣之仰君如百穀之望時雨是時晉
惠公十四年秋惠公以九月卒子圉立十一月葬惠公十二月晉
國大夫欒卻等聞重耳在秦皆陰來勸重耳趙衰等反國為內應
甚衆於是秦繆公乃發兵與重耳歸晉晉聞秦兵來亦發兵拒之
然皆陰知公子重耳入也唯惠公之故貴臣呂卻之屬不欲立重
耳重耳出亡几十九歲而得入時年六十二矣晉人多附焉文公
元年春秦送重耳至河谷犯曰臣從君周旋天下過亦多矣臣猶
知之况於君乎請從此去矣重耳曰若反國所不與子犯其者河
伯視之索隱曰視猶見也乃投璧河中以與子犯盟是時介子推從在

中乃笑曰天實開公子而子犯以為己功而要市於君固足羞也
吾不忍與向位乃自隱渡河秦兵圍令狐晉軍于廬柳韋昭曰廬柳
二月辛丑咎犯與秦晉大夫盟於郇杜預曰解縣西北有郇城
趙衰壬寅重耳入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賈逵曰
武宮即武公即位為晉君是為文公羣臣皆往懷公圍奔高粱戊申使
人殺懷公懷公故大臣呂省卻芮本不附文公文公立恐誅乃欲
與其徒謀燒公宮殺文公文公不知始嘗欲殺文公宦者履鞮知
其謀欲以告文公解前罪求見文公文公不見使人讓曰蒲城之
事汝斬予祛其後我從狄君獵女為惠公來求殺我惠公與女期
三日至而女一日至何速也女其念之宦者曰臣刀鋸之餘不敢
以二心事君倍主故得罪於君君已反國其母蒲翟乎且管仲射
鉤桓公以霸今刑餘之人以事告而君不見禍又且及矣於是見
之遂以呂卻等告文公文公欲召呂卻呂卻等黨多文公恐初入
國國人賣已乃為微行會秦繆公於王城索隱曰杜預云馮翊

各武國人莫知三月巳丑呂卻等果反楚公宮不得文公文公之
衛徒與戰呂卻等引兵欲奔秦繆公誘呂卻等殺之河上晉國復
而文公得歸夏迎夫人於秦秦所與文公妻者卒為夫人秦送三
千人為衛以備晉亂文公修政施惠百姓賞從亡者及功臣大者
封邑小者尊爵未盡行賞周襄王以弟帶難出居鄭地來告急晉
晉初定欲發兵恐他亂起是以賞從亡未至隱者介子推推亦不
言祿祿亦不反推曰獻公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奔之
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開之二三子以為
已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曰是盜况貪天之功以為己力平下
冒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蒙欺也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
以死誰對推曰尤而效之罪有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祿母曰亦
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欲隱安用文之文之是求顯也
其母曰能如此乎與女偕隱至死不復見介子推從者憐之乃懸
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為輔孤嬖趙衰魏武子同季子反子

推也舊云五臣有先軫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宇一地獨怨終不
顯顯今恐二人非其數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宇一地獨怨終不
見處所文公出見其書曰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
人召之則亡遂求所在聞其入絳上山中賈逵曰絳上晉地杜預曰西河介休縣南有地
於是文公環絳上山中而封之以為介推田徐廣曰一作國號曰介
山以記吾過且旌善人賈逵曰旌表也從亡賤臣盡叔曰君三行賞賞不
及臣敢請罪文公報曰夫導我以仁義防我以德惠此受上賞輔
我以行卒以成立此受次賞矢石之難汗馬之勞此復受次賞若
以力事我而無補吾缺者此受次賞三賞之後故且及子晉人聞
之皆說二年春秦軍河上將入王河上晉地趙衰曰求霸莫如入
王尊周周晉同姓晉不先入王後秦入之母以令于天下方今尊
王晉之資也三月甲辰晉乃發兵至陽樊服虔曰陽樊周地陽邑各也樊仲山之所居故
地四年楚成王及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先軫曰報施定
霸於今在矣賈逵曰報宋狐偃曰楚新得曹而初婚於衛若伐曹

衛楚必救之則宋免矣於是晉作三軍王肅曰始復成國趙衰舉

卻穀將中軍卻臻佐之使狐偃將上軍狐毛佐之命趙衰為卿欒

枝將下軍賈逵曰欒枝亦賈之孫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驥為右往伐冬

十二月晉兵先下山東而以原封趙衰社預曰河內沁水縣西北有原城五年春

晉文公欲伐曹假道於衛衛人弗許還自河南度侵曹伐衛正月

取五鹿二月晉侯齊侯盟于斂孟社預曰衛侯請盟晉晉人不許

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說晉衛侯居襄牛服虔曰公

子買守衛楚救衛不卒徐廣曰晉侯圍曹二月丙午晉師入曹數

之以其不用釐負羈言而用美女乘軒者三百人也令軍毋入僖

負羈宗家以報德楚圍宋宋復告急晉文公欲救則攻楚為楚嘗

有德不欲伐也欲釋宋宋又嘗有德於晉患之索隱曰晉若攻

秦之德又欲釋宋不救乃虧宋先軫曰執曹伯分曹衛地以與

宋楚急曹衛其勢宜釋宋索隱曰楚初得曹又新婚於衛今晉

衛其勢宜於是文公從之而楚成王乃引兵歸楚將于玉曰王

晉至厚今知楚急曹衛而故伐之是輕王王曰晉侯亡在外十九

年困日久矣果得反國險阨盡知之能用其民天之所開不可當

子玉請曰非敢必有功願以間執讒慝之口也服虔曰子玉非敢

為賈讒慝之口謂子玉過二百楚王怒少與之兵於是子玉使宛

春告晉賈逵曰宛春楚大夫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谷犯曰子玉無禮

矣君取一臣取二勿許韋昭曰君文公也臣子玉也先軫曰定人

之謂禮楚一言定三國子一言而亡之我則毋禮不許楚是奔宋

也不如私許曹衛以誘之執宛春以怒楚韋昭曰怒楚必戰既戰而後圖

之社預曰須勝晉侯乃囚宛春於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於

楚楚得臣怒子玉即擊晉師晉師退軍吏曰為何退文公曰昔在

楚約退三舍可倍乎楚師欲天得臣不肯四月戊辰宋公齊將秦

將與晉侯次成濮賈逵曰地也索隱曰宋公成公巳巳與楚

兵合戰楚兵敗得臣收餘兵云甲午晉師還至衡雍杜預曰衡雍

也卷八王官于踐土服虔曰踐土今陽

士與地然據此文晉師還至雋雍雋雍在河南也故劉氏云踐初

鄭助楚楚敗懼使人請盟晉侯晉侯與鄭伯盟五月丁未獻楚俘

於周駟介百乘徒兵千服虔曰駟介駟馬被甲也徒兵步卒也天子使王子虎命晉

侯為伯賈逵曰王子虎也賜大輅彤弓矢百茲弓矢千賈逵曰大輅金

矢然後征伐拒邑一占珪瓚神占器名諸侯賜珪瓚然後為

虎賁三百人賈逵曰天子晉侯三辭然後稽首受之賈逵曰

作晉文侯命王若曰父義和順孔安國曰父能義和故稱曰父

尚書文侯之命是平王命晉文侯也能義和故稱曰父

重耳之事代數懸隔勳業全乘太史公雖復此左氏而系家類

亦時有疎繆斐氏集解亦引馬之注而不言時代左氏而系家類

迷而醉也然計平王至襄王為七代仇至重耳為十一代而十

三矣又平王元年至魯僖二十八年當襄二十二年為一百二十餘

歲矣孝者類合計論之劉伯莊以為蓋天子命晉同此二辭本為

非不顯文武能慎明德孔安國曰文王武王昭登于上布聞在下

也馬融曰昭明也維時上帝集厥命于文武孔安國曰惟以是故集

恤朕身謂天下謂人維時上帝集厥命于文武孔安國曰惟以是故集

稱伯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孔安國曰王庭踐土也於是晉文公

八年五月公會晉侯盟于踐土又此上文晉焚楚軍火數日不息

四月甲午作王宮于踐土王庭即王宮也晉焚楚軍火數日不息

文公歎左右曰勝楚而君猶憂何文公曰吾聞能戰勝安者唯聖

人是以懼且子玉猶在庸可喜乎子玉之敗而歸楚成王怒其不

用其言貪與晉戰讓責子玉子玉自殺晉文公曰我擊其外楚誅

其內內外相應於是乃喜六月晉人復入衛侯壬午晉度河北歸

國行賞狐偃為首或曰城濮之事先軫之謀文公曰城濮之事偃

說我母失信先軫曰軍事勝為右吾用之以勝然此一時之說偃

言萬世之功奈何以一時之利而加萬世功乎是以先之冬晉侯

會諸侯於温欲率之朝周力未能恐其有畔者乃使人言周襄王

狩于河陽壬申遂率諸侯朝王於踐土索隱曰左氏五月盟于

狩于河陽壬申公朝於王所此文亦說冬朝于踐土索隱曰左氏五月盟于

王當合於河陽温地不合取五月踐土之文也孔子讀史記至文

公曰諸侯無召王王狩河陽著春秋諱之也丁丑諸侯圍許曹伯

臣或說晉侯曰齊桓公合諸侯而國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

叔振鐸之後晉唐叔之後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晉侯說復曹伯

於是晉始作三行服虔曰辟天子六荀林父將中行先穀將右行

索隱曰左傳晉擊將右行與此異先蔑將左行杜預曰三行無先穀大夫帥也

云大夫帥者非也不置佐者當避天子也或新置三行官未備耳七年晉文公秦穆公共圍鄭以

其無禮於文公亡過時及城濮時鄭助楚也圍鄭欲得叔瞻叔瞻

聞之自殺鄭持叔瞻告晉晉曰必得鄭君而甘心焉鄭恐乃問令

使謂秦穆公曰索隱曰使謂謂之武也亡鄭厚晉於晉得矣而秦未為利君

何不辭鄭得為東道交索隱曰交猶好也秦伯說罷兵晉亦罷

兵九年冬晉文公卒子襄公歡立是歲鄭伯亦卒鄭人或賣其國

於秦秦繆公發兵往襲鄭十二月秦兵過我郊襄公元年春秦師

過周無禮王孫滿譏之兵至滑鄭賈人弦高將市于周遇之以十

一牛勞秦師秦師驚而還滅滑而去晉先軫曰秦伯不用蹇叔反

其衆心此可擊欒枝曰未報先君施於秦擊之不可先軫曰秦侮

吾孤伐吾同姓何德之報遂擊之襄公墨衰經賈逵曰墨變凶杜

故墨四月敗秦師于殺盾秦三將孟明視西乞秫白乙丙以歸遂

墨以葬文公服虔曰非禮也杜預文公夫人秦女謂襄公曰秦欲

得其三將戮之公許遣之先軫聞之謂襄公曰患生矣軫乃追秦

將秦將渡河已在舡中頓首謝卒不反後三年秦果使孟明伐晉

報殺之敗取晉注以歸索隱曰左氏傳文公二年秦孟明視伐

先且居等伐秦取注彭衙而還則注是秦邑止可晉伐秦取之豈

得秦伐晉而取注也或者晉先取之秦今伐晉而取注是注從晉

有注也陽北注不知所在四年秦繆公大興兵伐我渡河取王官

野殺尸而去晉恐不敢出遂城守五年晉伐秦取新城服虔曰秦

也報王官役也六年趙衰成子栾貞子咎季子犯霍伯皆卒晉

伯先昭居也霍趙盾代趙衰執政七年八月襄公卒太子夷臯少

晉人以難故服虔曰晉國欲立長君趙盾曰立襄公弟雍好善而

長先君愛之且近於秦秦故好也立善則固事長則順奉愛則孝

結舊好則安賈季曰不如其弟欒衰欒衰於二君服虔曰二君欒衰

欒衰於二君服虔曰二君欒衰服虔曰二君欒衰欒衰於二君服虔曰二君欒衰

國僻也母淫子僻無威陳小而遠無援將何可乎使士會如秦迎
公子雍賈季亦使人召公子樂於陳趙盾廢賈季以其殺陽處父
左傳曰此時賈他為太師陽處父為太傅十月葬襄公十一月賈季奔翟是歲秦穆公
亦卒靈公元年四月秦康公曰昔文公之入也無衛故有呂卻之
患乃多與公子雍衛太子母繆嬴日夜抱太子以號泣於朝曰先
君何罪其嗣亦何罪舍適而外求君將安置此服虔曰出朝則抱
以適趙盾所頓首曰先君奉此子而厲之子曰此子材吾受其賜
不材吾怨子王肅曰怨其教導不至今君卒言猶在耳誦預曰而在而棄之若
何趙盾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誅乃背所迎而立太子夷臯是
為靈公發兵以距秦送公子雍者趙盾為將往擊秦敗之令狐先
蔑隨會亡奔秦秋齊宋衛鄭曹許君皆會趙盾盟於亳杜預曰鄭
縣西北以靈公初立故也四年伐秦取少梁秦亦取晉之郟徐廣
表云北汝也○秦隱曰按左傳文十年春晉人伐秦取少梁下秦
伯伐晉取北汝北汝即年表所謂今云都者字誤也○微音微亦焉
六年秦康公伐晉取鷓鴣焉晉侯怒使趙盾趙穿卻擊秦大

戰河曲趙穿最有功七年晉六卿患隨會之在秦常為晉亂乃謀
令魏壽餘反晉降秦秦使隨會之魏因執會以歸晉八年周頃王
崩公卿爭權故不赴○索隱曰春秋魯文十二年頃王崩晉使趙
盾以車八百乘平周亂而立匡王○索隱曰左傳文十四年晉趙
于知不克乃還而周公閱與王孫蘇訟于晉趙宣子平王室而復
之則以車八百乘自是宣子納知捷留不關王室之事但文相連
耳此耳是年楚莊王初即位十二年齊人弑其君懿公十四年靈公
壯後享歛以彫賈逵曰彫畫也從臺上彈人觀其避丸也宰夫肺熊蹯
不熟服虔曰蹯熊掌其肉難熟靈公怒殺宰夫使婦人持其屍出弃之過朝趙
盾隨會前數諫不聽已又見死人手二人前諫隨會先諫不聽靈
公患之使鉏臯刺趙盾賈逵曰鉏臯晉力士盾聞門開居處節鉏臯退歎曰
殺忠臣奔君命罪一也遂觸樹而死杜預曰趙初盾常田首山徐
日蒲坂縣見桑下有餓人餓人示眯明也○索隱曰鄭誕生音示
彌明也提音市移反劉氏亦音祁為時後反則祁提二字同音也
而凡史記作示者示即周禮古本地坤曰祗皆作示字鄭為祁者
蓋由祗提音相近字遂變為祁也眯明是熒黎
近耳又據左氏宣公二年秦下餓人是靈報也其

者也。昧明聞而死。今看與之食，食其半，問其故曰：宣三年。服虔曰：合二人為一人，非也。

也。未知母之存，不願遺母肴，義之益與之飯肉已，而為晉宰夫。趙

盾弗復知也。九月，晉靈公飲趙盾酒，伏甲將攻盾，公宰示昧明知

之，恐盾醉不能起，而進曰：君賜臣觴三行。索隱曰：如字，可以罷飲，以去

趙盾，令先母及雜肴，既去，靈公伏士未會，先縱鬻狗各救。何陋曰：大附，

擊靈公之伏士，伏士不能進，而竟脫盾，盾問其故曰：我桑下餓人

問其名弗告。服虔曰：不望報明，亦因亡去。盾遂奔，未出晉境。乙丑，盾昆弟

將軍趙穿襲殺靈公於桃園。國名也。而迎趙盾，趙盾素貴，得民和

靈公少，侈民不附，故為弒易。以政反。趙盾後位，晉太史董狐書曰：

趙盾弒其君，以視於朝，盾曰：弒者趙穿，我無罪。太史曰：子為正卿

而亡不出境，反不誅，國亂，非子而誰？孔子聞之曰：董狐古之良史

也，書法不隱。杜預曰：不隱，宣子良大夫也。為法受惡，服虔曰：謂義則

為法受惜也。出疆乃免。杜預曰：越境則君臣之趙盾往，趙穿迎，襄

公弟黑臀于周而立之，是為成公。成公者，文公少子，其母周女也。

壬申朝于武宮。成公元年，賜趙氏為公族。服虔曰：公族，大夫也。伐鄭，鄭倍晉

故也。三年，鄭伯初立，附晉而棄楚。楚怒，伐鄭，晉往救之。六年，伐秦

虜秦將赤。索隱曰：赤，即斥，謂赤侯之人也。按宣八年左傳：晉伐

晉使中行桓子伐陳。索隱曰：桓子，荀林父也。因救鄭與楚戰，敗楚師。是年成

公卒，子景公據立。景公元年，春，陳大夫夏徵舒弒其君靈公。二年

楚莊王伐陳，誅徵舒。三年，楚莊王圍鄭，鄭告急。晉使荀林父將

中軍，隨會將上軍，趙朔將下軍，卻克、欒書先穀，韓厥、鞏朔佐之。六

月至，河聞楚已服，鄭鄭伯肉袒與盟而去。荀林父欲還，先穀曰：凡

來救鄭不至，不可將。率離心卒，度河，楚已服，鄭欲飲馬于河為名

而去。楚與晉軍大戰，鄭新附，楚畏之，反助楚攻晉。晉軍敗走河，爭

度船中人指甚衆，楚虜我將智罃歸。荀林父曰：臣為督將軍，敗當

誅請死景公欲許之隨會曰昔文公之與楚戰城濮成王歸殺子
玉而文公乃喜今楚已敗我師又誅其將是助楚殺仇也乃止四
年先穀以首計而敗晉軍河上恐誅乃奔翟與翟謀伐晉晉覺乃
族穀穀先軫子也五年伐鄭為助楚故也是時楚莊王彊以挫晉
兵河上也六年楚伐宋宋來告急晉晉欲救之伯宗謀曰賈逵曰
伯宗謀曰夫楚天方開之不可當乃使解揚給為救宋服虔曰
解揚大夫鄭人執與楚楚厚賜使反其言令宋急下解揚給許之卒至晉君言楚欲殺
之或諫乃歸解揚七年晉使隨會滅赤狄八年使卻克於齊齊頃
公毋從樓上觀而笑之所以然者卻克偻而魯使蹇衛使眇故齊
亦令人如之以導客卻克怒歸至河上曰不報齊者河伯視之至
國請君欲伐齊景公問知其故曰子之怨安足以煩國弗聽魏文
子請老休辟卻克克執政九年楚莊王卒晉伐齊齊使太子彊為
質於晉晉兵罷十一年春齊伐魯取隆索隱曰
隆即龍也魯北有隆山又此年當
魯成一年經書齊侯伐我北鄙傳曰圍龍又鄒訕及別本作倫字
侑當作鄒文十二年季孫行父帥師城諸及鄆鄆即侑也字變耳

地理志云在東宛縣東魯告急衛衛與魯皆因卻克告急於晉乃使卻克

欒書韓厥以兵車八百乘與魯衛共伐齊夏與頃公戰於鞏傷困
頃公頃公乃與其右易位下取飲以得脫去齊師敗走晉追北至
齊頃公獻寶器以求平不聽卻克曰必得蕭桐姪子為質索隱曰
齊隱齊使曰蕭桐姪子頃公毋頃公毋猶晉君毋奈何必得之不義
請復戰晉乃許與平而去楚申公巫臣盜夏姬以奔晉晉以巫臣
為邢大夫賈逵曰十二年冬齊頃公如晉欲上尊晉景公為王景
公讓不敢晉始作六卿賈逵曰初作韓厥鞏朔趙穿荀躒趙括趙
旃皆為卿索隱曰晉音智瑩自楚歸十三年魯成公朝晉晉弗
敬魯怒去倍晉晉伐鄭取汜十四年梁山崩公羊傳曰梁山河上
也問伯宗伯宗以為不足怪也徐廣曰年表云伯宗隱其人用其言
子及怨巫臣滅其族巫臣怒遺子反書曰必令子罷於奔命乃請
使吳令其子為吳行人教吳乘車用兵吳晉始通約伐楚十七年
誅趙同趙括族威之韓厥曰趙衰趙盾之功豈可忘乎奈何絕祀

乃復令趙庶子武為趙後復與之邑十九年夏景公病立其太子
壽曼為君是為厲公後月餘景公卒厲公元年初立欲和諸侯與
秦桓公夾河而盟歸而秦倍盟與翟謀伐晉三年使呂相讓秦日呂相
晉大夫因與諸侯伐秦至涇敗秦於麻隧虜其將成差五年三郤
讒伯宗殺之賈逵曰三郤伯宗以好直諫得此禍國人以是不
附厲公六年春鄭信晉與楚盟晉怒欒書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
諸侯乃發兵厲公自將五月渡河聞楚兵來救范文子請公欲還
郤至曰發兵誅逆見疆辟之無以令諸侯遂與戰癸巳射中楚共
王目楚兵敗於鄆陵徐廣曰一作為服慶曰鄆陵鄭之東子反收
餘兵拊循欲復戰晉患之共王召子反其侍者豎陽穀進酒子反
醉不能見王怒讓子反子反死王遂引兵歸晉由此威諸侯欲以
令天下求霸厲公多外嬖姬歸欲盡去羣大夫而立諸姬兄弟寵
姬兄曰胥童嘗與郤至有怨及欒書又怨郤至不用其計而遂敗
楚左傳曰欒書欲待楚師退而擊之乃使人間謝楚楚不許厲公曰

鄆陵之戰實至召楚欲作亂內子周立之會與國不長是以事不
成厲公告欒書欒書曰其殆有矣願公試使人之周虞翻曰微考
之果使郤至於周欒書又使公子周見郤至不知見實也厲
公驗之信然遂怨郤至欲殺之八年厲公獵與姬飲郤至殺豕奉
進室者奪之索隱曰郤至射殺宦者公怒曰季子欺予杜預曰
奪郤至將誅二郤未發也郤錡欲攻公曰我雖死公亦病矣郤至
曰信不反君智不害民勇不作亂失此三者誰與我我死耳十二
月壬午公令胥童以兵八百人襲攻殺三郤胥童因以劫欒書中
行偃于朝曰不殺二子患必及公公曰一旦殺三卿寡人不忍益
也對曰人將忍君杜預曰公弗聽謝欒書等以誅郤氏罪大夫
復位二子頓首曰幸甚幸甚公使胥童為卿閏月乙卯厲公游匠
驪氏賈逵曰匠驪氏晉書中行偃以其黨襲捕厲公囚之殺胥
童而使人迎公子周杜預曰于周而立之是為悼公元年正
月庚申欒書中行偃弒厲公葬之左傳曰葬之于以一乘車杜預

不以君禮葬也厲公囚六日死死十日庚午智瑩迎公子周來至

絳刑鷄與大夫盟而立之是為悼公辛巳朝武宮二月乙酉即位

悼公周者其大父捷晉襄公少子也不得立號為桓叔桓叔最愛

桓叔生惠伯談談生悼公周周之五年十四矣悼公曰大父父皆

不得立而辟難於周客死焉寡人自以踈遠母幾為君索隱曰

惶今大夫不忘文襄之意而惠立桓叔之後賴宗廟大夫之靈得

奉晉祀豈敢不戰戰乎大夫其亦佐寡人於是逐不臣者七人脩

舊功施德惠收文公入時功臣後秋伐鄭鄭師敗遂至陳三年晉

會諸侯索隱曰悼公問羣臣可用者桓叔舉解狐解狐僕之仇

復問舉其子祁午君子曰祁僕可謂不黨矣外舉不隱仇內舉不

隱子方會諸侯悼公弟揚干亂行賈逵曰魏絳戮其僕賈逵曰悼

公怒或諫公公卒賢絳任之政使和戎戎大親附十一年悼公曰

自吾用魏絳九合諸侯服虔曰九合一謂會于戚二會或據救陳

于相七成會于蕭魚盟和戎翟翹子之力也賜之樂三讓乃受

之冬秦取我櫟索隱曰音歷十四年晉使六卿率諸侯伐秦

度涇大敗秦軍至棫林而去十五年悼公問治國於師曠師曠曰

唯仁義為本冬悼公卒子平公彪立平公元年伐齊齊靈公與戰

不止戰遂去晉追遂圍臨菑盡燒屠其郭中東至膠南至沂齊皆

城守晉乃引兵歸六年魯襄公朝晉晉欒逞有罪奔齊八年齊莊

公徹遣欒逞於曲沃以兵隨之齊兵上太行欒逞從曲沃中反襲

入絳不戒平公欲自殺范獻子止公以其徒擊逞逞敗走曲沃曲

沃攻逞逞死遂滅欒氏宗逞者欒書孫也左傳逞其入絳與魏氏

謀齊莊公聞逞敗乃還取晉之朝歌去以報臨菑之役也十年齊

崔杼弒其君莊公晉因齊亂伐敗齊於高唐去報太行之役也十

四年吳廷陵季子來使與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語曰晉國之政

卒歸此三家矣十九年齊使晏嬰如晉與叔嚮語叔嚮曰晉季世

也公厚賦為臺池而不恤政政在私門其可久乎晏子然之二十

二年伐燕二十六年平公卒子昭公夷立昭公六年卒六卿彊公
空卑索隱曰韓趙魏范中行及智氏為六卿子頃公去疾立頃

公六年周景王崩王子爭立晉六卿平王室亂立敬王九年魯季

氏逐其君昭公昭公居乾侯十一年衛宋使使請晉納魯君季平

子私賂范獻子獻子受之乃謂晉君曰季氏無罪不果入魯君十

二年晉之宗家祁僕孫叔嚮子相惡於君六卿欲弱公室乃遂以

法盡滅其族而分其邑為十縣各令其子為大夫晉益弱六卿皆

大十四年頃公卒子定公午立定公十一年魯陽虎奔晉趙鞅簡

子舍之十二年孔子相魯十五年趙鞅使邯鄲大夫午不信欲殺

午午與中行寅范吉射親攻趙鞅音亦范獻子鞅士之子鞅走

保晉陽定公圍晉陽荀欒韓不信魏侈與范中行為仇乃移兵伐

范中行范中行反晉君擊之敗范中行行走朝歌保之韓魏

為趙鞅謝晉君乃赦趙鞅復位二十二年晉敗范中行氏二子奔

齊三十年定公與吳王夫差會黃池爭長趙鞅時從卒長吳餘廣

世家說黃池之盟云趙鞅怒將戰吳乃長晉定公
左氏傳云乃先晉人外傳云吳公先戰晉公次之三十一年齊田

常弒其君簡公而立簡公弟驁為平公二十三年孔子卒二十七

年定公卒子出公鑿立出公十七年徐廣曰年表云出公立知伯

與趙韓魏共分范中行地以為邑出公怒告齊魯欲以伐四卿索

隱曰時趙魏韓共滅范氏及中行氏而四卿恐遂反攻出公出公

奔齊道死故知伯乃立昭公曾孫驕為晉君是為哀公趙系家云

驕是為懿公又年表云出公十八年以哀公忌二年次懿公驕十

七年紀年又云出公二十三年奔楚乃立昭公之孫是為敬公系

本亦云昭公生桓禮公子雍生忌忌生懿公驕然哀公大父雍晉

昭公少子也號為戴子徐廣曰世本作桓戴子生忌忌善知伯早

死故知伯欲盡并晉未敢乃立忌子驕為君當是時晉國政皆決

知伯晉哀公不得有所制知伯遂有范中行地最疆哀公四年趙

襄子韓康子魏桓子共殺知伯盡并其地索隱曰如紀年之說
十八年哀公卒子幽公抑立幽公之時晉畏反朝韓趙魏之君索
隱曰畏懼也為哀弱故反朝韓趙魏獨有絳曲沃餘皆入三晉十

五年魏文侯初立○索隱曰按紀年魏文十八年幽公淫婦人夜

竊出邑中盜殺幽公○索隱曰紀年云夫人魏文侯以兵誅晉亂

立幽公子止是為烈公○索隱曰系本幽公生烈成公止也烈公十

九年周威烈王賜趙韓魏皆命為諸侯○索隱曰系本幽公生烈成公止也烈公十

頃立○索隱曰系本云孝公頃依紀年孝公九年魏武侯初立○索隱曰系本云孝公頃依紀年

邯鄲不勝而去十七年孝公卒○索隱曰紀年云桓公二十年趙

更無子靜公俱酒立○索隱曰系本云靜公俱是歲齊威王元年也靜公二年

魏武侯韓哀侯趙敬侯滅晉後而三分其地○索隱曰紀年云魏

卒韓哀侯趙敬侯並以桓公十五年卒又趙系家列侯十六年靜

公遷為家人晉絕不祀○索隱曰系本云靜公俱是歲齊威王元年也靜公二年

太史公曰晉文公古所謂明君也亡居外十九年至困約及即位

而行賞尚忘介子推况驕主乎靈公既弒其後成景致嚴至厲大

刻大夫懼誅禍作悼公以後日衰六卿專權故君道之御其臣下

固不易哉

索隱述贊曰天命叔虞卒封於唐桐圭既削河汾是荒文侯臨

嗣曲沃日強未知本末祚傾栢莊獻公昏惑太子罹殃重耳致

霸朝周河陽靈既喪德厲亦無防四卿侵侮晉祚遽亡

史記晉世家第九

